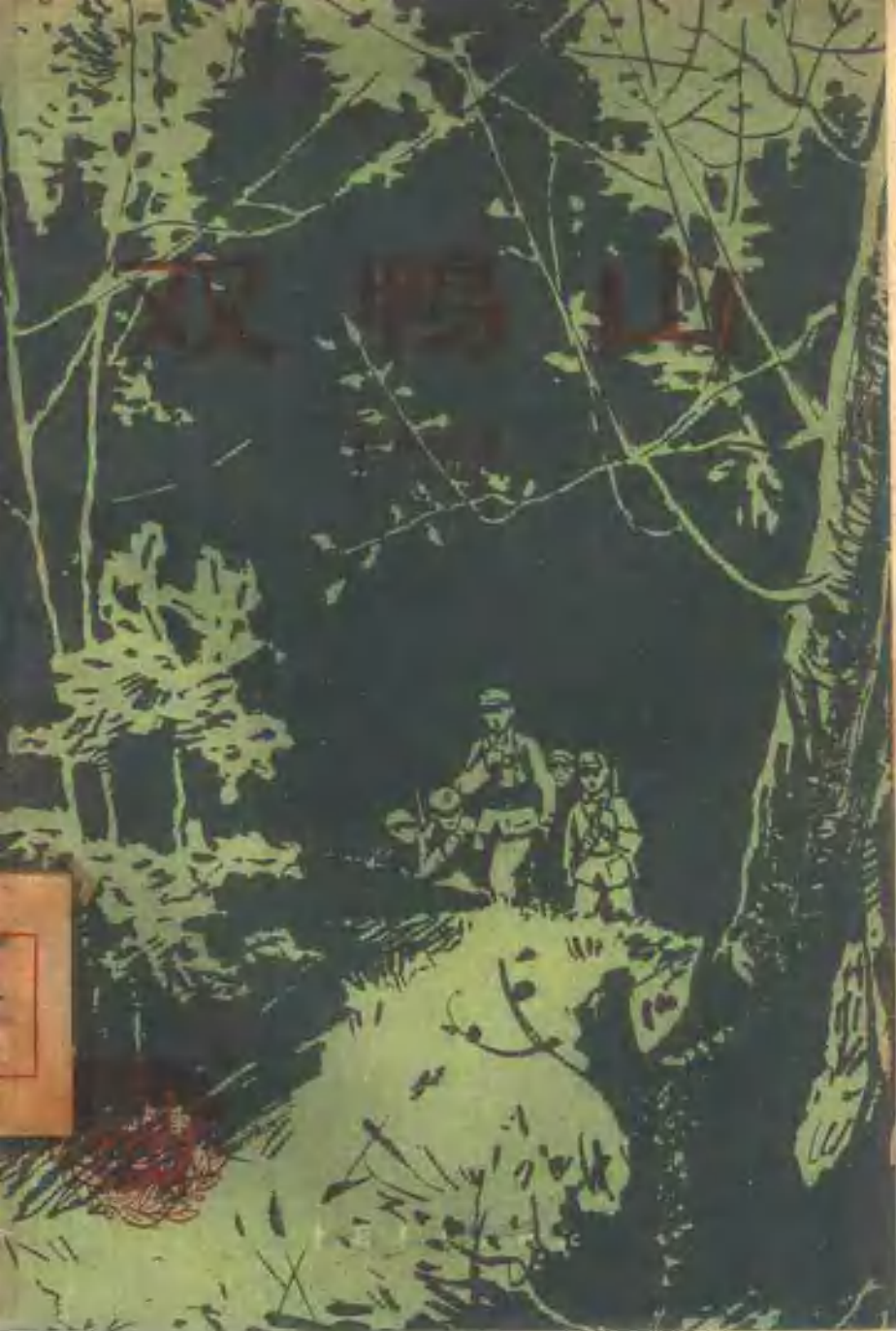


双鸭山



双鸭山

张英夫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0年·北京

双 鸭 山

张 英 夫 著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馆家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 1/32 17/16印张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量1-49,900 定价(4)0.12元

統一書號 10009-4第2卷

定價一角二分

1938年，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。敌人集中了大批兵力，到所谓“三江省”地区，作长期的“讨伐”。我党在1937年，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，指示各军，做好准备，在适当的时机，粉碎敌人的包围。

这里写的，就是一支五人的小部队，如何历经艰辛，掩护部队突围的故事。

秋天的早晨，烟雾迷漫着山林。枯黄的草叶，象蒺藜一样锋利；茂密的丛林，布满了露珠，微风起处，雨一般地落下来，扑打着地上的泥土。这时候，“抗联”五军的一支小部队，正从托腰子东南的一片森林里，向双鹞山方向转移。他们的衣服，已经被草叶撕扯得破烂不堪了；从头到脚，被露水淋得湿淋淋的。

前卫小队刚登上七虎力河上的北岗，忽然发觉迎面走过来一群黑压压的敌人。“呖”——一声清脆的信号枪，腾空而起，划破了森林早晨的宁静。后面的大队，闻声奔上山岗。顿时，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雨点般地射向敌人。硬把敌人从半山腰里推到山下。

四野烟霧迷漫，到处灰蒙蒙的。团政委估量敌人窜逃以后，决不会这样甘休，一定会重起爐灶，組織再战。他仔細地观察了这一帶的地形，觉得这里的地势是很好的，决定立即布署，痛歼敌军，命令一連埋伏在山崗上，三連从左側插到沟塘子里去。

不出政委所料，一頓飯工夫过后，敌人用正規的陣勢开始反攻。其势如一股泛濫的洪水，向高岸拥来。一陣激烈的炮轟过后，敌人发起了冲锋，“噓——噓——噓”的吶喊著冲上山来，妄图一口吞灭这支小部队。三連由水中摸到敌人的渡口，正当敌人开始冲锋的时候，他們象一把利劍，由水中揚起，把敌人斬成南北兩段。被切断在河南岸的敌人，被这突然的袭击惊呆了，象一群受惊的野狗，向南山根窜逃；被切断在河北岸的一百多个敌人，被一連三个冲锋，杀得滾来爬去，全部斃命。

一場激烈的战斗結束以后，四周烟消霧散。政委用望遠鏡登高一看，发觉敌人人多馬众，比我們多了将近四倍，正在紛紛乱乱地重新組織渡河。

政委思索着怎样去对付这个敌众我寡的局面，击退敌人的偷渡。忽然，一陣呼口号的声音，把他从沉思里喚醒。他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只見三連的战士們，站在水中，正在庆祝胜利，有的还唱起歌来。正当他們唱得起劲的时候，政委帶着滿意的神气来到河边，笑嘻嘻地对大家說：“你們剛才的水仗打的不坏呀，以后就把你們連叫做陸軍水战队吧。”大家听罢，滿意地大笑起来。



“李指導員，”政委用手指着河下邊鄭重地說：“敵人退到下邊那個山頭去了，現在正在重新組織渡河，企圖迂迴我們。一連已去山上迎擊，你帶一排人，用急速趕過去，協助一連，根據情況襲擊敵人。”說完，他轉向王連長，說：“你留下四五個人，在這裡喊喊口號，打打冷槍，支持門面；帶其餘的人，從左側繞到南崗，抄敵人的背後，哄跑敵人。”

李指導員率領一排人，急速地向前推進。才走到半路上，就聽到下頭响起了激烈的槍聲。他明白：敵人已經在渡河了，這一定是一連迎擊敵人的槍聲。想到這裡，他實在按捺不住了，不顧一切的跳上了岸，彎腰曲背地向前跑起來。刚到政委指的那個山頭附近，只見高山的山腳伸向河里，把河水頂了個大彎，轉向北山。李指導員窺察了敵人的陣勢，正在選取襲擊的位置，忽然，從河南岸的草叢里發出一排槍聲，飛彈從他的頭上掠過，發出“噉噉”的尖叫。他迅速地一躍，跳進了河里，敵人的射擊隨即轉向河里，河水被打得濺起無數的浪花。李指導員沒有顧及這些，仇恨的怒火，在他心裡燃燒。他毫不停歇地向前跑去。

敵人這個突如其來的襲擊，使得李指導員明白：自從上一次，敵人渡河吃了我軍“一切兩斷”的虧以後，現在變得更狡猾了。在這次渡河以前，在河岸上設置了卡子，專門防備由河里來的威脅，掩護過河的敵人。

李指導員上氣不接下氣的跑着，一邊計算着敵人卡子的距離。當他覺得已接近了敵人卡子的时候，他憋足了一口氣，扔出一枚手榴彈。接着第二個人，第三個人……也都把手榴

彈扔向河南岸的草丛里，一陣震人耳鼓的巨响，浓黑的烟霧，騰空而起。等烟霧消逝以后，只見二十多个敌人，抱头窜向东南山根逃跑了。

渡过了河的敌人，虽然在北崗上遭到了一連的迎头痛击，但仍然在頑强地进攻，并且有一部分敌人已經伸展到了左边的崗頂，作出了包围一連的形势。当敌人发觉河边的卡子已被击退，背后遭到我軍威胁的时候，便慌忙向后退却。政委站在高处，看到李指导员和三連的战士們已經占領了河岸，正繼續向前推进，便命令一連发起冲锋，前后夹击，打得敌人滚的滚，爬的爬，滿山遍野的逃窜。

枪炮声漸漸平息了，战场上立刻显得格格外清靜。陣陣秋风，吹撫着战士們的臉面，他們三俩一伙的談笑着，一边搜索战场，一边朝指揮所走去。李指导员站在山上，了望着战场四周的景色。这山，是多么雄伟庄严；这河，是多么寬闊美丽！他为自己的祖国，有这样美好的河山而驕傲；也为自己祖国的美好河山，遭到鬼子的踐踏而疼心。他恨不得手起刀落，把那些蹂躪祖国的东洋鬼子剥成肉醬。

李指导员被战士們欢乐的笑声所喚醒。他立即向人群里走去。他穿过人群，不住的跟战士們打着招呼。当他走到一連的指揮所时，一連連长截住了他，指着他的帽子問道：“哟！你这是咋回事？”

李指导员一怔，取下帽子一看，原来帽頂上被敌人的枪彈穿了个洞。一連連长笑着对李指导员說：“你可真是有先見之

明呀！知道长多高的个头就够了尺寸啦，你要是再高一分，今天敌人早就给你报销啦。”

人們哄堂大笑起来，李指導員却从容地戴上帽子，很不介意地說：“嗯！就凭这群狗崽子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？”說着大步走了。

李指導員爬上一个崗頂，只見北坡上有一大堆人，他湊近一看，政委正跟一群俘虏談話，他要俘虏挨个儿发表自己的感想，表示今后的态度。李指導員站在一旁，听了两三个俘虏的发言，便信步向指揮所走去。

指揮所設在一个不大的山坳上，虽說山不算大，却是这一带的群山之巔，一眼望去，只見无数山嶺，蜿蜒地伸向远方的天边。他正看得出神，远处传来一陣急促的脚步声。他扭头一看，政委的传令兵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。他知道传令兵是向着自己来的。沒等传令兵开口，便問道：“有什么事嗎？”

“报告指導員，政委請你去一趟。”

“走吧！”說着大步向政委的指揮所走去。

李指導員名叫李山，今年刚二十六岁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候，他还在大学里讀書。他很用功，成天鑽在書本堆里，学业很好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东北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抗日救亡运动，如风起云涌。李山怀着爱国热情，放下了書本，投身到伟大的救国运动中。不久，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开始，他做了四年地下工作，1936年才由地方党组织派到军队里来。

平日里，他不多說話，瘦长的身子，成年穿着破旧的軍装，

看不出是个多才多艺的指揮員。可是到了危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，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。1938年五月，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来到佳木斯的时候，日本皇軍駐佳木斯的司令官山下中将，为了在主子面前显显皇軍的威力，炫耀“滿洲国”是一块“王道乐土”，曾派了三四千人馬，扫蕩七星礮子。李山帶着一排人，虽说有几十个伤病員和妇女，陷在敌人包围圈里，打不能打，跑不能跑，但在李山领导下，不光沒被鬼子“扫蕩”掉，相反地跟着敌人打轉轉，有时在敌人眼皮底下，有时在敌人背后，敌人来回扫蕩了七星礮子一个礼拜，一个人也沒見着。又有一回，敌人“討伐”蛤蟆頂子，李山的連队正駐扎在那里，被敌人围困了十来天，給养又断了，而李山的連队却越打越猛。李山自己，則是行軍当尖兵，宿营放步哨，照顧伤员，关心战士。象这样一类激动人心的事迹，是非常多的。因此李山深受战士們的敬佩和上級的关怀。

李山举手向政委敬过礼以后，立在一旁。政委清晰地对他說：“整个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从俘虏嘴里知道，敌人分三路进山‘討伐’，一路是勃利县；一路是湖南营，一路是孟家崗。正在往托腰子集中。根据这些情况，部队决定馬上进行突围。你率領五个人的小队，立刻轉回托腰子。任务有两个：一是跟托腰子鎮上的张犬个子去联系，征購行軍給养，对地方工作人員交代情况；二是轉移敌人視線，掩护部队轉移。完成任务以后，立即到双鴨山会合。有問題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”李山充滿信心的回答。

“好。”政委放低声音說：“我們这次战斗，意义比进攻石头

河子還要大。假如我們能很快地秘密轉回雙鴨山，那鬼子就只好在這裡摸瞎了。”說到這裡，他伸手緊握著李山的手。李山感到一陣熱流傳遍了周身，渾身充滿了無比的力量。

二

李山領著四個同志，走在去托腰子的路上。他走在最前頭，埋著頭，悶聲不响。他在思謀著怎樣去完成任务。他假設了許多情況，如果是這樣怎麼辦，如果是那樣又怎麼辦。他覺著自己肩負著二百多戰友的安危和口糧。想到這裡，首長那信任的眼神，二百多戰友的可親可愛的形象，出現在他眼前。好象都在期待他勝利地完成任務。他想得很出神，忘記了跟在自己身後的四個同志。同志們也知道李指導員在計劃工作，所以誰也不愿大聲說話，怕打斷了指導員的思緒。

“同志們，”忽然，李山站住了，掉過頭對大家說：“為了跟敵人搶時間，我們得趕忙趕到托腰子，路上就別歇了。誰累了把槍給我背。”

“第六個人累了。”小姜笑著說，趁李山站著的工夫，他搶上一步，走到李山前面去了。

李山望著小姜的背影，心裡湧上一陣愛護的心情。想道：這小伙子真是鋼打的！他很喜欢小姜。

小姜，是朝鮮族人，是個十八歲的青年。別看年紀小，革命歷史却比李山還長。遠在1928年，他就參加了兒童團。1932年便成了少先隊員。1934年地方上組織抗日軍，他參加

了部队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出生入死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。他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战斗，更数不清自己翻过多少名山大水。在枪林弹雨中，他逐渐成长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。他具有跟他年岁很不相称的战斗生活和战斗经验。平日里，他天真烂漫，活泼单纯；而在战斗中，却十分认真严肃，勇敢机智。

姜信有这些经历和他的出身也有关系。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，父亲是个革命烈士，母亲生前，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全交给了党。大儿子姜信泰，是个出色的共产党员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。之后，他在“抗联”第五军作指导员和政治委员的工作。二儿子姜信壹，是个老游击队员，担任过团的政委。1939年春，在战斗中失踪了。

所以政委常拍着他的肩，对人称赞道，“我们的小姜呀！别看他还只十八岁，革命历史可不短了。”

誰能記得住他們越过了多少高山！誰能計算出他們穿过了多少森林！这一切，在他們看来，都是家常便飯。从东方开始放明，到月亮西斜，他們一直穿行在林海里，直到夜很深了，这才停下来，靠在什么地方合合眼。

李山带的这几个战士，都是經過連里选拔的。一个叫佟祥，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無論說話作事，都显露出天真純朴的神气。他性格倔强，什么事也不甘落后。記得是去年冬天在秘營里，大家談起在战争环境里会經常碰到餓肚子的问题，有人开他的玩笑說：“要是小佟，怕就吃不消了。”小佟气忿极

了，當場和人打賭——三天不吃飯。大家还以为他是逗笑話，过后也就把这事忘了。誰知小佟却認真执行，当真三天米不沾牙。大家怎么劝說也沒用。打那以后，誰也不敢再和他开这类玩笑了。

另一个叫戴宝廷，是一个粗壮高大的汉子，站在人群里，象一座黑塔。他是山东人，十几年以前，由于生活的逼迫，他跑到关外，牛馬般地干了十多年苦力。又在三道河子沟里作了三年伐木工人。心想积攒些錢，回老家安个家。誰想到十几个年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宝廷口袋里不光沒积下一文錢，就連肚皮也吃不饱。他常年鎖着眉头，才三十出头的人，額上已經堆滿了皺紋。他寻思这么干下去，哪天是个头啊！他把手一摆，忿然地参加了抗日軍。

另外一个叫蒙文政，那更是李山的老战友了。那还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，李山在“抗联”下江干部学校担任政治課教員，蒙文政正好在那里学习，打那以后，他們就始終沒有分开过。

蒙文政在二百多名學員中，是成績比較好的一个。教員講过的課，他能當場背誦出来。他对政治課特別感到兴趣，每天总要用一两个鐘头向李山单独学习政治課。李山很热心的帮助他，除了指导他学习常識以外，还細心地帮助他提高政治覺悟。后来，又在李山的具体帮助下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蒙文政出校以后，組織上本打算分配他做指導員的工作。因为他还有急躁的毛病，就临时派他做三連的文書，以便讓他

在实际工作中，再鍛煉鍛煉。

李山望着这四个生气勃勃的人民战士，一种难以抑止的情感涌上心头：这是些多么坚强的中华男儿啊！中华民族有了这样的英雄儿女，何愁撵不走鬼子！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过了石门子，天渐渐濛濛地下起雨来，路不好走，到达十三阶擂台时，天就黑了。秋天的夜里，大雨浇头，他们五个人的身上，凉嗖嗖的，踏着泥濘的野路，摸索前进。

这样令人诅咒的坏天气，却使得李山他们感到庆幸。因为假如没有这个有利条件，一路上那些比坟堆还多得多的鬼子据点，就不容易通过了。现在，他们大踏步地通过了无数敌人的据点，到达了托腰子附近。

托腰子，是个著名的金矿区。东南北三面连着大山，西面是一片丘陵地带。位于依（兰）勃（利）桦（川）三县的连接处。可是在行政划分上，它却不属任何县，所以人们叫它“三不管”地区。要说这地方也有行政领导，那就是金矿经理。经理有自己的武装（矿警）来维持治安。1934年，托腰子曾一度被抗日的武装部队占领，之后敌人看到这里地势险要，又有金矿，就增加了大批力量，修筑了许多工事和据点。以便攫取这里的财富，维持它侵略中国的战争。1938年又开辟了空运航线，托腰子的金子，当天就能运到“新京”（长春）。

托腰子西面是通向湖南营的大道，大道两旁有许多居民点。东边，伸出二三十里远的各个沟岔。每个沟岔，山顶和

要道都筑着炮台。他們五个人就是从托腰子东边穿过来的。

寒冷的雨点和头上的热汗，混在一起往下流，流进他們眼里，又痒又辣。嘴里一股又咸又臭的气味。一夜的长途跋涉，使他們感到一种难忍的內旱外涝的威胁，身上水流如注，而口腔却渴得象要冒火。

他們选了一个安全地带，坐下休息。这时，天已微明。李山叫过大家商量工作：

“敌人这次进山‘討伐’，来头很大，比任何一次都更为凶猛。根据一路上敌人密布的情况来看，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变化。說不定敌人已經进占了托腰子。老蒙，你跟小姜馬上出发，去摸清附近的敌情；其余的人捡蘑菇去，先給肚子垫垫底，歇上一会再說。”說着各自分散执行任务去了。

李山独自坐在那里，烧着了篝火，取下脸盆，盛了滿滿一盆水，等小佟他們捡来蘑菇，就“咕嘟咕嘟”地煮了起来。三人围着篝火，盘腿坐着，一边烤着被雨淋湿的衣服。蘑菇在沸水里翻滚，噴射出陣陣清香。两天来，他們沒有吃过一頓热飯，沒有喝过一口热水。面对着这热呼呼的嫩蘑菇，聞着那一陣陣扑鼻而来的香气，誰不垂涎！可是誰也沒有动手，因为他們在等候着战友蒙文政和小姜。就在这一刻，蒙文政和小姜，气喘吁吁爬了上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李山跑上前去，迫不及待地問道。

“托腰子叫鬼子占了，鎮上駐滿了敌人。而且敌人的大部队都已进了山，咱們跑到包围圈里来了。”蒙文政一口气說完了調查到的情况。李山沒有着声，脸上現出愁容。怎么办哪？

情况变化得这样突然。他双手一握，咬着嘴唇，眉头紧锁，这是他在危急的情况下常有的表情。同志们也都呆望着地上不出声，苦苦地思考着办法。

“不管它，先垫垫肚子。来，吃饱睡足再说吧。办法总会有的。”李山豁然开朗地说。

过度的疲劳，使得同志们沉沉睡去。但是，由于对党的任务的责任心，使得他们常常醒来，或是作着各式各样的梦。

李山靠在一棵树边坐着，一个劲地吸烟。虽说他烟瘾并不重，可是在今天夜里，他却一支接一支地吸着。他睡不着，他想到部队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中，怎样掩护部队安全地转回双鹤山；他想到部队没有给养，负伤的同志没有医药。这一切，全靠他们五个人来这荒凉得难见到人的地方来征集。担子不轻啊！

“指导员，你还没休息？”李山正想得神，传来蒙文政关切的声音。

“老蒙呀！来，你坐下。”他拉过蒙文政，肩并肩地坐着：“我在想，部队在等着我们的口粮，战友们的眼睛，都注视着我们。我们决不能就这样回去。政委交给我们的两个任务，我们一个也不能丢，都要想法完成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山住了口，似乎有着很重的心思。“根据现在的情况，这两个任务必须齐头并进。一面征粮，一面牵制敌人，掩护部队转移。”

“李山同志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看是不是这样，天放明我就出发，等黑了我摸到托腰子镇上去找张大个。你看行吗？”